

日本移民之眼：論古典詩中基隆「八尺門」意象的轉變

顏智英

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中心 教授

一、前言

清朝光緒 21 年（1895）甲午戰後，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了「馬關條約」，將臺灣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割讓給日本；而後，日本國內多主張推行移民政策，但日本政府深恐大量放逐臺灣人民將致使島內紛亂，遂未採納完全驅逐臺灣人的主張，而試圖通過改變臺灣的人口比例，¹亦即大量移住日本人民於臺灣，使臺灣人民逐漸被日本人同化，²以達永據臺灣的目的。這些移民包括：臺灣總督府主辦的大規模官營移民（主要有：農民、礦工、漁民），日本農民自行組團來臺謀生的自由移民，³還有所謂的「日籍菁英」如政府部門官員、實業家、教育家、議員及各級代表、醫生、軍務人員、警務人員、金融業者、律師、作家及藝術家等。⁴

同時，他們首次接觸到的臺灣陸地，莫過於基隆港都，基隆因擁有天然港灣及可作為內地與臺灣的首要連接站，因此日本在經濟、戰略、交通的考量下積極建設基隆，自 1903 年起，基隆港的貿易額開始超越淡水港，成為臺灣最大的商港。隨著基隆港重要性的日益提昇，來臺日本移民至基隆的人數亦與日俱增，而位居基隆港出入門戶且為連接社寮島與臺灣本島間唯一水道的「八尺門」，寬僅八尺，故稱八尺門，雅稱海門，是天然的狹窄水道，兩岸又有高聳的山巖，每當潮水湧入，其奔騰壯闊之氣勢，吸引無數觀潮客；又以海水清澈見底，能望見魚群游泳而聞名；⁵且其外海為黑潮與中國冷水團之交匯處，形成極佳的漁場，漁獲甚豐。在這些巖奇、潮高、水清、漁豐等自然景觀特色外，八尺門還因其天險的地形與海口的的位置，自古以來為兵家必爭之處，而具有豐贍的歷史人文。⁶因此，八尺門為日治時期到訪基隆的日本移民旅遊的重要景點

¹ 參孟月明，〈日本對中國臺灣和東北地區移民的關聯性與差異性〉，《廣東社會科學》2016 年第 2 期，頁 91。

² 例如臺灣總督府首任民政局長水野遵在於〈台灣行政一斑〉中云：「移住內地人之計，非獨為開發山地資源之必需，而且為使中國人種或原住民均能浸浴日本文化，應盡量移住多數我內地良民。讓彼我相互接近，逐漸改變其風俗習慣。」見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，《臺灣總督府檔案中譯本》（臺北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4），第三輯，頁 688。

³ 參孟月明，〈日本對中國臺灣和東北地區移民的關聯性與差異性〉，《廣東社會科學》2016 年第 2 期，頁 91。

⁴ 參卞鳳奎，《日治時期日人在臺灣移民之研究》（新北：博揚文化，2016），頁 8。

⁵ 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·夕刊》（1928 年 10 月 26 日，4 版）：「八尺門海底澄清魚類游泳，及海底之自然儘可望見。」

⁶ 八尺門的歷史發展與和平島息息相關，和平島的歷史演進，可分為凱達格蘭族大雞籠社、十六世紀起東亞貿易時代（西班牙、荷蘭占領時期）、漢人統治時代（明、清時期）、法國短期占領時期、日本政權進駐、光復後發展等。參涂振源，《基隆和平島的地方敘事之反思與重構——地圖與繪圖取徑下的批判研究》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12 年 6 月），頁 3。

之一(圖 1)。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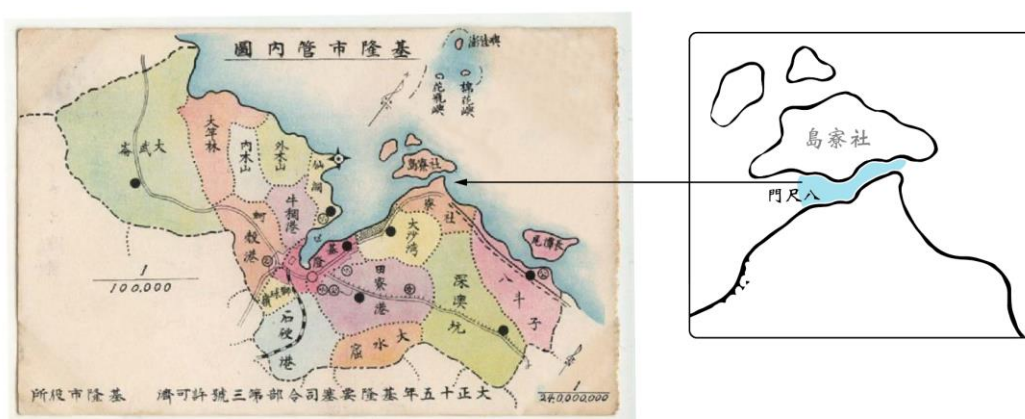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：「八尺門」位置圖—據大正 15 年基隆市地圖加以增改（左圖來源：

[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9F%BA%E9%9A%86%E5%B8%82_\(%E5%B7%9E%E8%BD%84%E5%B8%82\)#/media/File:Map_of_Kiirun\(Keelung\)_City_01.jpg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9F%BA%E9%9A%86%E5%B8%82_(%E5%B7%9E%E8%BD%84%E5%B8%82)#/media/File:Map_of_Kiirun(Keelung)_City_01.jpg))

然而，上述巖奇、潮高、水清、漁豐等八尺門意象，在清同治 10 年（1871）陳培桂主編的《淡水廳志》中，卻獨取「海門澄清」進入「雞籠八景」之列。其原因一如謝崇耀所提及：許多刊載於方志中的臺灣「八景詩」是在宦遊文人發起的「徵詩」中獲得的，⁸因此，《淡水廳志》中的「雞籠八景」很可能是同治時期基隆地區「徵詩」活動的結果，可惜只錄詩題、未錄詩作內容。又許惠玟指出宜蘭詩人李逢時（1829-1876）的〈基隆八景〉詩是作於清同治五年（1866）至八年（1869）間，⁹想來也可能是參與此「徵詩」活動而產生的詩作，只是李氏所選錄的八景未被《淡水廳志》的編者認同。到了日治前期（1895-1912）¹⁰，尤其在 1904 年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集中出現了許梓桑¹¹等所作

⁷ 例如中島新一郎《基隆市案内・附近案内・觀光の順序》所建議的五小時左右的海陸觀光順序為：從基隆火車站出發，然後是高砂公園、千人塚、基隆神社、大沙灣海水浴場、旭岡、八尺門、社寮島、蕃字洞、仙洞，再乘船回基隆火車站。（基隆：基隆市役所，1930 年 12 月，頁 71）這條路線中，就有規劃「八尺門」的景點。

⁸ 謝崇耀：「『徵詩』活動在臺灣很早即有，最早由宦遊文人發起，如……許多刊載於方志中的臺灣的『八景詩』也是在『徵詩』中獲得的。」參氏著，〈試比較清、日政權於臺灣漢詩發展的成就與影響〉，《臺灣文學評論》3 卷 3 期，2003 年 7 月，頁 120。

⁹ 許惠玟，《道咸同時期（1821-1874）台灣本土文人詩作研究》（高雄：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，2007 年 1 月），頁 161。

¹⁰ 本論文有關日治時期的分期，參陳青松《基隆古典文學史》（基隆市：基市文化局，2010）的說法。

¹¹ 許梓桑（1874～1945），字迺蘭，號德馨，居基隆玉田街。幼孤，母胡氏教之識字，稍長，受業於江呈輝之門，溫文儒雅，彬彬然有君子之風。於日人據臺後，任職於基隆區街庄長事務所為書記，治事精謹，獲佩紳章。光緒二十九年（日本明治三十六年）1903 年任基隆區街庄長，尋擢升基隆區長。民國十年（日本大正十年）1921 行政區劃改制調任為基隆街助役，未幾退職，為臺北州協議會會員及基隆同風會會長，服務地方凡四十餘年。平生崇奉儒學及佛教，舉為慶安宮管理人，倡建大竿林代天宮，提倡尊孔學說，改良風俗，頗著勞績。晚年築迺園，構慶餘堂於玉山山腰，優游林泉，鼓吹詩學，為臺北瀛社中堅，復為吟稿合刊詩報社社長，大

的 12 組〈基隆八景〉詩，詩題多沿襲《淡水廳志》的八景標目，而未參考李逢時的八景，根據李嘉瑜的看法，這應與李逢時的詩作在當時未能廣為人知有一定關係。¹²茲將此三種「基隆八景」的標目列出如下(表 1)：

表 1 基隆（雞籠）八景的標目-李逢時、《淡水廳志》、許梓桑

李逢時「基隆八景」 ¹³	《淡水廳志》「雞籠八景」 ¹⁴	許梓桑「基津八景」 ¹⁵	說明
鸞穴凝煙	鸞嶼 ¹⁶ 凝烟	鸞嶼凝煙	皆同
社寮漁火	社寮 ¹⁷ 曉日	社寮曉日	李物象不同
八尺澄清	海門澄清	海門澄清	李地名稱呼異
三爪聳翠	杙峯 ¹⁸ 聳翠	杙峯聳翠	李地名稱呼異
雞山積雨	奎山聚雨	雞山聚雨	奎山 ¹⁹ ，即雞山、基隆山
	毬嶺市(市) ²⁰ 雲	獅嶺匝雲	毬嶺、獅嶺，皆指獅毬嶺
	峯頂觀瀑	魴頂瀑布	
仙洞鳴泉	仙洞聽潮	仙洞聽濤	李地點同，物象不同
燭嶼夜光			

同吟社名譽社長，民國三十四年卒，年七十二。昔本市玉田里梓桑巷現已改稱愛四路，即紀念其故居而命名。參鄭俊彬編纂，《基隆市志 卷七·人物志列傳篇》（基隆：基隆市政府，2001），第三章「紳耆」，頁 32。

¹² 李嘉瑜指出，因為連嫻於藝文掌故的連橫（1878-1936）都稱其詩「沒後遺失，余從蘭人士抄得十數首」（《泰階詩稿·泰階詩稿抄本識語》，頁 1），所以 1933 年《詩報》刊載李逢時的八景詩，儼然就有種「重新發現」的意味。換言之，李逢時的八景至少要到 1933 年才廣為人知。參氏著，〈理想化的完美山水——台灣古典詩中的基隆八景〉，《台灣文學研究學報》第 18 期，2014 年 4 月，頁 53。

¹³ 該八景詩首刊於《詩報》53 期，1933 年 2 月 15 日，頁 5。後收於李逢時，《泰階詩稿》（臺北：龍文出版社，2001），頁 100-102。

¹⁴ 陳培桂主編，《淡水廳志》（臺北：臺灣銀行，1963），卷 2〈封域志·形勝〉，頁 41。

¹⁵ 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詞林」欄，1904 年 07 月 02 日，1 版。

¹⁶ 陳培桂主編《淡水廳志》：「鸞嶼：在雞籠港中，兩峰對峙，宛如雌雄。」（卷 13〈古蹟考〉，頁 340）

¹⁷ 陳培桂主編《淡水廳志》：「社寮島：在雞籠港口，周圍數里，漁者居之，每雞鳴見晨光。」（卷 13〈古蹟考〉，頁 340）又「寮」，另一版本《淡水廳志》作「寮」（臺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83，頁 135）。

¹⁸ 陳培桂主編《淡水廳志》：「杙峰：即雞籠杙，在雞籠港外，尖而秀，色常蒼翠。峰下魚能逐火，漁者舉火網之。」（卷 13〈古蹟考〉，頁 340）

¹⁹ 清朝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台灣北部，一日之內發生了十五次大地震，金山鄉地區被夷為平地，基隆大退潮，港底見天，接踵而來的海嘯摧毀了港區一帶的船舶房舍，地震也造成雞籠山的崩塌，彷彿是天上的「奎星」降臨人間，當時的文人就取其諧音，將雞籠山命名為「奎臨山」，簡稱為「奎山」。參簡炤堃，〈奎山物語〉，《源雜誌》32 期，2011 年 3-4 月，頁 43。

²⁰ 「市」字，另一版本《淡水廳志》作「市」（臺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83，頁 135），皆「匝」意。

人堆戰浪			
------	--	--	--

由上表可知，就地點言，許梓桑詩與《淡水廳志》所指涉的雖有「雞山」與「奎山」、「獅嶺」與「毬嶺」、「魴頂」與「峯頂」的差異，但其兩兩間仍指同樣地點。就物象言，「瀑布」與「觀瀑」、「聽濤」與「聽潮」雖用詞不完全一致，但其兩兩間也表達類似景觀。許氏八景標目沿襲《淡水廳志》極其明顯。至於李氏八景詩題，雖有六景地點同於前二者（但「漁火」、「鳴泉」二物象與前二者的「曉日」、「聽潮（濤）」不同），但仍有「燭嶼夜光」、「人堆戰浪」二景與前二者的「毬（獅）嶺匝雲」、「魴頂觀瀑（瀑布）」相異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日治初期許梓桑等基隆當地文士們所書寫的「海門澄清」意象，由於受到中國傳統「八景」文化積澱的影響與限制，多呈現美化後的意境，作者的個性是隱而難見的。同時，這種「海門澄清」的八尺門意象，在日治時期來臺的日本移民如：澁谷春濤、豬口安喜、久保天隨等日籍菁英兼漢詩人詩作中卻全然未見，其觀看視角是自由開放的、不受中國「八景」理境書寫傳統限制的，其古典詩作呈顯出的八尺門有「漁豐」、「巖奇」、「潮怒」等多元意象，並展現出有別於「八景」詩的、較具個性化的心靈圖景。其中具體的內涵與意義值得作進一步的探討，本論文將針對相關詩作約 27 首，結合詩人寫作背景加以比較分析。

目前學界關於日治時期臺灣「日本移民」的研究，多聚焦於日本移民的臺灣經驗研究，如：鍾淑敏〈日據初期在臺的日本人〉²¹、張素玢《未竟的殖民：日本在臺移民村》²²、卞鳳奎《日治時期日人在臺灣移民之研究》、趙祐志《日人在臺企業菁英的社會網絡（1895-1945）》²³、黃慧貞《日治時期臺灣「上流階層」興趣之探討：以臺灣人士鑑為分析樣本》²⁴、朱德蘭〈基隆社寮島的石花菜與琉球人的村落（1895-1945）〉²⁵、金戶幸子〈1930年前後的八重山女性の植民地台湾への移動を促したプル要因—台湾における植民地的近代と女性の職業の拡大をめぐる—〉²⁶等，以及日本移民臺灣的政策研究，如：鍾淑敏，〈日據時期的官營移民—以吉野村為例〉²⁷、張晏如《日治時期臺灣東部地區移民村之開發過程與建設—以吉野村、長良村為例》²⁸、張素玢《臺灣的日本

²¹ 鍾淑敏，〈日據初期在臺的日本人〉，《史原》第 17 期，1989 年，頁 211-247。

²² 張素玢，《未竟的殖民：日本在臺移民村》（新北：衛城出版社，2017）。

²³ 趙祐志，《日人在臺企業菁英的社會網絡（1895-1945）》（新北：花木蘭出版社，2013）。

²⁴ 黃慧貞，《日治時期臺灣「上流階層」興趣之探討：以臺灣人士鑑為分析樣本》（新北：稻鄉出版社，2007）。

²⁵ 朱德蘭，〈基隆社寮島的石花菜與琉球人的村落（1895-1945）〉，收錄於《第 11 回琉中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》（沖繩：琉球中國關係國際學術會議，2008 年 7 月），頁 217-249。

²⁶ 金戶幸子，〈1930年前後的八重山女性の植民地台湾への移動を促したプル要因—台湾における植民地的近代と女性の職業の拡大をめぐる—〉，《移民研究》第 3 號，2007 年 3 月，頁 1-26。

²⁷ 鍾淑敏，〈日據時期的官營移民—以吉野村為例〉，《史聯雜誌》（臺北：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，1986），頁 74-85。

²⁸ 張晏如，《日治時期臺灣東部地區移民村之開發過程與建設—以吉野村、長良村為例》（臺

農業移民(1909-1945): 以官營移民為中心》²⁹、孟月明〈日本對中國臺灣和東北地區移民的關聯性與差異性〉等。雖然，亦有不少關於日治時期日本移民在臺文學創作的研究，但多關注在新文學作家與作品，³⁰或日、臺的漢文關係，³¹或文學發展概況，³²較少關於日本移民古典漢詩的「地域(基隆)書寫」研究，因此，本論文可以補日治時期臺灣「日本移民」古典漢詩地域書寫研究之不足。

二、「海門澄清」：中國「八景」文化積澱下的限定意象

前節所述 1904 年《臺灣日日新報》集中出現的許梓桑等人沿襲《淡水廳志》標目所作的 12 組〈基隆八景〉詩，其中〈海門澄清〉詩的內容，一致性地書寫了臺灣文士對八尺門海水「澄清」的詠嘆；儘管詩中描寫的次意象不盡相同，但其所書寫的八尺門意象彷彿是一種命題作文的「限定意象」，至於人為的活動與詩人的個性則隱而難見。如下表所示：

表 2 1904 年《臺灣日日新報》刊出之〈基隆八景〉詩與意象分析

	詩人	詩作	刊登日期	主意象(次意象)	情志
1	沈相其 ³³	天關海門浪不驚，水光激灑碧環生。魚吞雲影悠然逝，極目澄澄徹底清。〈基隆八勝·海門澄清〉 ³⁴	4 月 15 日	水清(海門天成、浪平、魚悠游、雲影)	悠閒之情
2	張一鶴	滄溟際會海門清，澄碧浮光若鏡	4 月	水清(水)	悠閒之情

北：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碩士論文，2016）。

²⁹ 張素玢，《臺灣的日本農業移民(1909-1945): 以官營移民為中心》(新北：國史館，2001)。

³⁰ 如：許倍榕，〈從文士到作家—日治時期在台日人現代文學的初期發展〉，《臺灣文學研究學報》第 27 期，2018 年 10 月，頁 83-122；呂淳鈺，《日治時期臺灣偵探敘事的發生與形成：一個通俗文學新文類的考察》(臺北：國立政治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，2004)。

³¹ 如：黃美娥，〈日、臺間的漢文關係——殖民地時期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重構與衍異〉，《臺灣文學研究集刊》(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，2006 年 11 月)，第 2 期，頁 1-32；楊永彬，〈日本領臺初期日臺官紳詩文唱和〉，收錄於若林正丈、吳密察主編，《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》(臺北：播種者文化，2000)，頁 105-181；郭水潭，〈日僑與漢詩〉，收錄於羊子喬編輯，《郭水潭集》(臺南：南縣文化，1994)，頁 370-403；陳培豐，〈日治時期的漢詩文、國民性與皇民文學——在流通與切斷過程中走向純正歸一〉，《跨領域的臺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(臺南：國家臺灣文學館，2006)，頁 457-498。

³² 如：郭水潭〈臺灣日人文學概觀〉，收錄於羊子喬編輯，《郭水潭集》，頁 290-323；謝崇耀，〈試比較清、日政權於臺灣漢詩發展的成就與影響〉，《臺灣文學評論》3 卷 3 期，2003 年 7 月，頁 107-122。

³³ 沈藍田(1853~1918)，字相其，世居基隆玉田街。少讀書，屢試不中，因設帳授徒。光緒十年，法人犯基，藍田投筆從軍，由把總升至千總，敘軍功五品銜，清廷並賜予賞戴藍翎之殊榮。中法和議成，基隆通判梁純夫重其才，擢為清鄉局委員，旋任崇基書院董事，藍田以育才為樂，名重一時。迨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中日馬關和約成，藍田知事不可為，挈眷往廈門，歷九年始歸。復從事教讀。晚年加入瀛社，以詩酒自娛。民國七年(日本大正七年)卒，年六十六，子連袍，亦解吟詠。參鄭俊彬編纂，《基隆市志 卷七·人物志列傳篇》(基隆：基隆市政府，2001)，第二章「特行」，頁 19。

³⁴ 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詞林」欄，1904 年 4 月 15 日，1 版。

	³⁵	明。千尺水深魚可數，夕陽流麗晚風生。〈基隆八景·海門澄清〉 ³⁶	19日	深、游魚、夕陽麗、晚風)	
3	乃蘭氏 ³⁷	門甫神斤闢，波臣以作名。潮來石不轉，一水胥澄清。〈基隆八勝·海門澄清〉 ³⁸	4月22日	水清(海門天成、石不轉)	悠閒之情
4	蔡一靜	天設門肩障海氛，光浮影靜見苔雯。澄懷頓却濤泮泮，深淺砂明水道分。〈基隆八景·海門澄清〉 ³⁹	05月03日	水清(海門天成、苔雯、深淺砂明)	悠閒之情
5	蔡耀垣	八尺海門鬼斧開，此中澄澈水潏徊。何緣乃得清如許，疑是瑤池湧下來。〈基隆八勝·海門澄清〉 ⁴⁰	05月15日	水清(海門天成、瑤池神話)	悠閒之情
6	作舟氏	天然闢出海門幽，無鎖無關水自流。浪靜舟行魚躍見，清澄極目石昂頭。〈基隆八景·海門澄清〉 ⁴¹	05月17日	水清(海門天成、浪靜、舟行、魚躍、石昂頭)	悠閒之情
7	江蘊和	海門無浪亦無煙，泛棹憑臨別有天。俯覽大江波靜處，錦鱗游泳影相連。〈和梓桑君詠基津八景·海門澄清〉 ⁴²	06月14日	水清(浪平、天清、魚游)	悠閒之情
8	張昭德	兩山排闥護輕舟，蘭水潮回入戶流。澄碧千尋清澈底，錦鱗掉尾鏡中遊。〈基隆八景·海門澄清〉 ⁴³	07月01日	水清(山、舟輕、漁戶、水深、魚遊)	悠閒之情
9	乃蘭	門開八尺本天成，萬古長流一色清；好是晚來霞爛漫，魚穿雲錦漾分明。〈基津八景·海門澄清〉	07月02日	水清(海門天成、水悠遠、霞爛漫、魚	悠閒之情

³⁵張尚友，字一鶴，當地宿學，設私塾。陳青松，《基隆古典文學史》，頁49。

³⁶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詞林」欄，1904年4月19日，1a版。

³⁷即許梓桑。

³⁸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詞林」欄，1904年04月22日，1版。

³⁹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詞林」欄，1904年05月03日，1版。

⁴⁰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詞林」欄，1904年05月15日，1版。

⁴¹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詞林」欄，1904年05月17日，1版。

⁴²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詞林」欄，1904年06月14日，1版。

⁴³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詞林」欄，1904年07月01日，1版。

				游、雲)	
10	林孝松	風急波翻結海門，清流澄碧照乾坤。月明水底如雙鏡，誰不泛遊酒一罇。〈基隆八景·海門澄清〉 ⁴⁴	07月 22日	水清(風急、波翻、月明、泛舟)	悠閒之情
11	呂致知	天氣清和海氣清，憑夷息浪水晶瑩。滿輪明月沈波裏，一顆寶珠魚鼈匝。〈基隆八勝·海門澄清〉 ⁴⁵	08月 19日	水清(天清、浪平、月明、魚鼈)	悠閒之情
12	許敬軒	澄清澈底碧涵煙，逐隊游鱗別有天。縱挽黃河流水到，應教濁派不相連。〈恭步江蘊和詠基津八景芳韻·海門澄清〉 ⁴⁶	12月 15日	水清(煙霧、魚游)	悠閒之情

由上表可知，這 12 組詩作在「海門澄清」的題目限定之下，其主意象皆是「澄清之水」，而透顯出的情意皆是「悠閒自在之情」，較難看出詩人獨具的個性。揆其主因，實乃中國傳統「八景」的文化積澱影響所致。「八景」之名，取自道教，南朝梁·陶弘景《真誥》：「仙道有八景之輿，以遊行上清」⁴⁷，金文京闡釋云：「原是仙人之乘輿，用以飛行天上。游仙之地，轉為佳景」⁴⁸，因此，八景的意境，多涵蘊著遊仙逍遙與自在的意味；衣若芬認為「八景」的「景」字原意為「日光」，「八景」一作「八寶妙景」、「八卦神景」、「八色光景」，將「八景」解釋為「八種景觀」其實是北宋才興起的概念。⁴⁹至於「八景」的文化傳統，始自宋迪（字復古，約 1015-1080）所繪的「瀟湘八景圖」，見於北宋沈括（1031-1095）的記載：

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，尤善為平遠山水，其得意者有「平沙雁落」、「遠浦帆歸」、「山市晴嵐」、「江天暮雪」、「洞庭秋月」、「瀟湘夜雨」、「煙寺晚鐘」、「漁村落照」，謂之「八景」。好事者多傳之。⁵⁰

此八景圖的個別畫題皆由四個字組成，且前二字為地點，⁵¹後二字為物象，是

⁴⁴ 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詞林」欄，1904年07月22日，1版。

⁴⁵ 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詞林」欄，1904年08月19日，1版。

⁴⁶ 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詞林」欄，1904年12月15日，1版。

⁴⁷ (日)吉川忠夫等編、朱越利譯，《真誥校注》(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6)，〈甄命授第一〉，頁170。

⁴⁸ 金文京，〈西湖在中日韓——略談風景轉移在東亞文學中的意義〉，《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》(臺北：允晨文化實業公司，2011)，頁143-144。

⁴⁹ 參衣若芬，〈瀟湘八景——地方經驗、文化記憶、無何有之鄉〉，《東華人文學報》第9期，2006年7月，頁115。

⁵⁰ 宋·沈括撰、胡道靜校注，〈書畫〉，《新校正夢溪筆談》(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87)，卷17，頁171。

⁵¹ 雖然只有「洞庭秋月」(指洞庭湖)、「瀟湘夜雨」(指瀟水、湘水匯流處)二景的地點比較明

「先畫而後命意」⁵²之作，訴求的是「視覺上煙水朦朧的藝術氛圍」⁵³，關注的是「意境」、一種如畫風景的展示，而非現實意義的某個景點。⁵⁴ 而後，由於以蘇軾為核心的文學集團、宋徽宗等的喜愛，⁵⁵「瀟湘八景圖」大為興盛，詩人們遂亦廣納「八景圖」的語彙進入山水詩中。⁵⁶ 接著，「瀟湘八景圖」的八個意境逐漸地「脫離特定地景的約束，不再專屬於瀟湘，轉而成為山市、漁村、雨雪等平凡物象昇華出來的理想化形象，而八景之圖式也因此成為可以運用到任何一般風景觀看、框定其意境的圖繪手法」⁵⁷，可以是一地或私人園林刻意選定的八處勝景，並附帶產生如詩、文、畫等以「八景」為主題的文藝作品，作為烘托。⁵⁸ 臺灣納入清朝版圖（康熙 22 年，1683）後，這種選定「八景」的文化積澱亦隨著遊宦人士漂海來臺，於是有全島性的「臺灣八景」⁵⁹，也有區域性的八景如：「全淡八景」⁶⁰、「雞籠八景」，或私人園林八景如：「北郭園八景」⁶¹等，同時，也產生了豐富的八景詩。因此，1904 年許梓桑等所作 12 組〈基隆八景〉詩，亦在此文化積澱下產生，以限定的意境命題，書寫詩人心中的理想山水，投射出文士們普遍嚮往的隱逸逍遙的心境。

然而，儘管八景詩的寫作視角受限於中國傳統的文化積澱，難以表現出詩人的獨特個性，但在地文士八景詩的書寫，仍展現出有別於外來人士的深刻寫景的特色。亦即，雖然「為特殊風物標註八景的作法，起始於遊宦人士」，但是，因為本地文人「大部分是熟諳這個環境」，才能「延用此命名進一步深化並具體描述」，「進一步就自己所居住的環境，因襲此方式加以更細緻的落實。」⁶²「基隆八景」也是如此，雖然目前可見的最早相關詩作為清領時期宜蘭詩人

確，但其餘六景的前二字仍是指地點，只是較為籠統。

⁵² 宋·鄧椿，《畫繼》，卷 6，收於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），頁 7。

⁵³ 衣若芬，〈瀟湘八景——地方經驗、文化記憶、無何有之鄉〉，頁 119。

⁵⁴ 參李嘉瑜，〈理想化的完美山水——台灣古典詩中的基隆八景〉，頁 55、61。

⁵⁵ 宋徽宗（1082-1135）甚為喜愛「瀟湘八景圖」，曾派畫院畫家張戢前往湖南實地寫生，惜金人來犯，張「留滯湘中」，所作八景圖遂「未及進上」。參元·夏文彥，《圖繪寶鑑》，卷 3，收於于安瀾編，《畫史叢書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，1962），頁 89。

⁵⁶ 例如：南宋張祁有〈渡湘江〉詩：「春過瀟湘渡，真觀八景圖。雲藏岳麓寺，江入洞庭湖。晴日花爭發，豐年酒易沽。長沙十萬戶，遊女似京都。」見元·方回選評，李慶甲集評點校，《瀛奎律髓彙評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），卷 34，下冊，頁 1396。

⁵⁷ 石守謙，〈勝景的化身——瀟湘八景山水畫與東亞的風景觀看〉，《移動的桃花源——東亞世界中的山水畫》（臺北：允晨文化實業公司，2012），頁 105。

⁵⁸ 參劉麗卿，《清代台灣八景與八景詩》（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2002），頁 4。

⁵⁹ 「臺灣八景」為：安平晚渡、沙崑（鯤）漁火、鹿耳春潮、鷄籠積雪、東溟曉日、西嶼落霞、澄臺觀海、斐亭聽濤。見高拱乾，《臺灣府志》（臺北：臺灣銀行，1960），卷 9〈外志·古蹟〉，頁 223。

⁶⁰ 「全淡八景」為：指峰凌霄、香山觀海、雞嶼晴雪、鳳崎晚霞、滬口飛輪、隙溪吐墨、劍潭幻影、關渡劃流。見陳培桂，《淡水廳志》，卷 2〈封域志·形勝〉，頁 40。

⁶¹ 「北郭園八景」為：「小樓聽雨」、「曉亭春望」、「蓮池泛舟」、「石橋垂釣」、「深院讀書」、「曲檻看花」、「小山叢竹」、「陌田觀稼」。見鄭用錫，〈北郭園記〉，載於鄭鵬雲、曾逢辰，《新竹縣志初稿》（臺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84），頁 250。

⁶² 施懿琳，《從沈光文到賴和——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》（高雄：春暉出版社，2000），第三篇〈清領時期台灣文學的發展與特色〉，頁 89。

李逢時的〈基隆八景〉，但因李氏非基隆在地文人，對基隆八景的書寫仍沿襲清朝來臺遊宦文人「用參雜著內地經驗，以及過去書面所認知的，想像中的詩境帶入作品裡」⁶³的書寫方式，遂不及許梓桑等基隆在地詩人來得具體、細緻，例如李逢時的〈八尺澄清〉詩：

千載黃河一旦清，未聞海底見沙明。誰知八尺門前水，錯認滄浪賦濯纓。⁶⁴

李氏先由內地的黃河經驗入筆，以其水濁難清對比八尺門的清澈見底；再將先秦時流行於漢水以北的民歌〈孺子歌〉⁶⁵帶入作品中，把眼前八尺門海水想像成「滄浪之水」，並藉由「水清濯纓」的選擇，隱喻自己的高潔品性。詩中雖然點出了「八尺澄清」的命題，但對於八尺門景點，僅止於泛寫，未作深刻刻劃。反觀上表所列許梓桑等所作 12 組〈基隆八景〉詩，卻能在「海門澄清」的命題與體裁限制下，⁶⁶甚至有時以唱和的方式，⁶⁷進一步作空間上的延伸書寫，勾勒出八尺門岸邊的青山、巖石、漁戶，海面的靜浪、輕舟、晚風，海中的如鏡明月、穿梭游魚，以及天際的彩霞雲影、流麗夕照等，具體描繪出八尺門地理環境的特色。

三、「漁豐」、「巖奇」、「潮怒」：日本移民之眼下的多樣意象

上述八尺門「海門澄清」的意象，在日治時期來臺的日本移民的詩筆下，卻完全不見。這些在臺日籍移民菁英不受中國「八景」詩書寫理想山水傳統的影響與限制，而是憑藉其國外移民的「獵奇」之眼，對八尺門展開自由而多元的觀看視角，以眼前真實的風景書寫來呈顯詩人多樣且個性化的心靈圖景。例如：1903 年 11 月 20 日刊於《臺灣日日新報》的澁谷春濤詩作〈題自畫雞籠八勝圖〉，其標目的命名就異於《淡水廳志》的八景，只標出地點而無物象，茲表列比較如下：

⁶³ 同前註，頁 88。

⁶⁴ 李逢時，《泰階詩稿》，頁 101。

⁶⁵ 《孟子·離婁上》：「孟子曰，不仁者，可與言哉？安其危而利其菑，樂其所以亡者。不仁而可與言，則何亡國敗家之有？有孺子歌曰：『滄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纓；滄浪之水濁兮，可以濯我足。』孔子曰：『小子聽之！清斯濯纓，濁斯濯足矣；自取之也。』夫人必自侮，然後人侮之；家必自毀，而後人毀之；國必自伐，而後人伐之。太甲曰：『天作孽，猶可違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』此之謂也。」（清·焦循、焦琥撰，《孟子正義》，臺北：世界書局，頁 293-295）

⁶⁶ 此 12 組〈基隆八景〉詩的體裁，僅乃蘭氏（許梓桑）〈基隆八勝〉為五言絕句，其餘皆與李逢時詩一樣為七言絕句。

⁶⁷ 例如由江蘊和〈和梓桑君詠基津八景·海門澄清〉詩題與內容（與原唱許梓桑詩皆寫魚游清水）可知，該詩為附和許梓桑〈基津八景·海門澄清〉之詩而作；又由許敬軒〈恭步江蘊和詠基津八景芳韻·海門澄清〉詩題與使用韻腳的情況（與江蘊和詩的韻腳皆同）可知，該詩為步江蘊和〈和梓桑君詠基津八景·海門澄清〉之詩韻而作。此種詩歌唱和的風氣，在日治初期的基隆應很盛行，如蔡耀垣有〈奉和乃蘭君春雨連綿夜坐有感原韻〉（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詞林」欄，1904 年 03 月 17 日，1 版）、乃蘭氏（許梓桑）有〈敬步沈相其先生新晴次韻〉

（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詞林」欄，1904 年 03 月 25 日，1 版）等；且許梓桑、沈相其皆為當地名重一時的仕紳，二人很可能為此吟詠集團的中心人物。

表 2 基隆（雞籠）八景的標目-淡水廳志、澁谷春濤詩

《淡水廳志》	澁谷春濤詩
鸞嶼凝煙	鸞母島
社寮曉日	
海門澄清	八尺門
杙峯聳翠	
奎山聚雨	
毬嶺匝雲	獅毬嶺
魴頂觀瀑	雙龍瀑
仙洞聽潮	仙洞
	萬人堆
	大沙灣
	吐霓橋

由上表可見，澁谷春濤自選的八景詩標目與《淡水廳志》的不同處，不僅在於只有地點而無物象，還有其選定的地點也有三處異於《淡水廳志》。可惜，我們從 1913 年《臺灣日日新報》相關的專論：「台灣北部又有雞籠八景，鸞嶼凝煙、社寮曉日、海門澄清、杙峰聳翠、奎山驟雨、毬嶺匝雲、魴頂觀瀑、仙洞聽濤」，⁶⁸標目依舊是出自《淡水廳志》，可以得知澁谷春濤自選的八景並未得到時人的普遍認同；但是，他的八景詩卻有其獨特的取景視角，如〈題自畫雞籠八勝圖·八尺門〉：

八尺門留鬼削工，內洋更與外洋通。春漁秋獵舟來往，滿艙魚香晚霧中。⁶⁹

詩中對於八尺門並不歌詠其「海水澄清」，而是以獵奇之眼捕捉該地的天險之奇與漁獲之豐。位於和平島與臺灣本島間的八尺門，水道寬僅八尺，近岸處又有「東砲台山」，海拔 61 公尺，是和平島最高處，有著巧奪天工的天險地形；又因外海為黑潮與中國冷水團的交匯，所以也擁有絕佳的漁場，漁獲豐富。⁷⁰澁谷春濤能攫住八尺門這兩大自然地理的特色，並將之表現在詩畫中，可謂慧眼獨具。

最值得注意的是 1895 年移民來臺任臺灣總督府雇員，1906 年轉任基隆廳警察官、擔任警務工作的豬口安喜（1864-1933），他對八尺門的「漁村」、「奇巖」、「海潮」皆情有獨鍾，詩云：

漢番雜處水雲村，六七家臨八尺門。日午石磯人不在，鷓鴣張翼負日

⁶⁸ 讀古村莊主人，〈台灣八景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13 年 10 月 31 日，13 版。

⁶⁹ 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詞林」欄，1903 年 11 月 20 日，1 版。

⁷⁰ 基隆海域因有東側之黑潮暖流及西側之大陸沿岸流，有來自東海生態區及黑潮流系之迴游性魚類，吸引魚群聚集，漁業資源呈多種多樣的分布特性。參李國添編纂，《基隆市志》（基隆：基隆市政府，2002 年），卷四〈經濟志漁業篇〉，頁 12。

暄。⁷¹

奇巖壁立海門涯，東北風濤半面遮。月逐奔潮光閃爍，萬條金箭射銀沙。⁷²

淡雲翳日午風徐，正是海門潮落初。巖際喧嘩緣底事，三人爭捉一章魚。⁷³

八尺門，海面磨銅碧無痕，晚來急潮勢特絕，似有掀天翻地力，萬里騫奔極之北。君不聽巖頭高挂三色幟，彼亦一時耐尋思。覽古觀潮詩人至。八尺門，清佛戰爭之遺蹟。三色旗，佛國國旗也。⁷⁴

豬口安喜，筑前（現福岡縣）人，移民來臺前曾就讀於福岡中學，三年級時中途退學，在家中研究漢籍兩年；來臺後先後擔任總督府雇員、臺中縣埔里社巡查、臺北縣警察部保安課、基隆廳警察官等職，1909年11月升任臺北廳警部兼任民政部蕃務本署勤務，1918年10月升任民政部警察本署理蕃課，隨即退職，12月任〈理蕃誌〉編纂事務囑託；1923年12月任「臺灣總督府史料」編纂事務囑託，1927年1月任總督府「南支那及南洋」事務調查囑託，1929年5月和久保天隨、尾崎秀真等共同擔任「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會」編纂委員。⁷⁵他雖長期投身臺灣警界，但其漢學、書畫學力深厚，文史俱佳，⁷⁶常以鳳庵（菴）、凡鳥庵、葆真、葆真子、藹蔡（あい蔡）、鳳庵中隱、鳳庵逸史、鳳菴迂史、鳳庵蠻史等筆名於臺灣報紙發表作品。上列四詩皆豬口安喜親臨八尺門的所見所感，且其書寫的視角與意象，亦與前節在地文士的「澄清海水」不同：第一首詩，藉午後「漁村」人靜鳥閒的意象，暗示一己的悠閒之情。第二首詩，以「巖石」之奇與月下「奔潮」之美，透顯詩人的獵奇之喜。第三首詩，寫午後「退潮」時雲淡風輕之自在，以及觀看居民於「巖石」旁爭捉章魚的逍遙。第四首詩，特寫傍晚漲潮時由平靜海面轉而「怒濤」急奔的力與美，並由此萬馬奔騰之勢牽引出對此地曾為中法戰爭之戰場的思古幽情，詩人特別在詩後自注其所看到巖頭（「社寮東砲台」）高挂的「三色幟」是法國國旗，暗示了此處曾被法軍擊中而失守的史事。光緒十年（1884）八月四日十一時，法國海軍少將列士卑（contre-amiral Lespe）率旗艦、巡洋艦、砲艦抵基隆，五日上午八時開砲，此社寮東砲台在擊中法國旗艦後被法軍改向猛攻而中彈，火藥庫起火爆炸，砲臺全毀，清軍倉皇撤離，將存煤火燒，並毀壞採煤設備，法軍遂得以在大沙灣登陸。⁷⁷由上述分析可知，1906至1908年間，豬口安喜以多樣的

⁷¹ 豬口鳳庵，〈社寮島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詞林」欄，1906年03月20日，1版。

⁷² 豬口鳳庵，〈八尺門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詞林」欄，1906年03月20日，1版。

⁷³ 豬口葆真，〈社寮島竹枝詞〉五首之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詞林」欄，1906年04月21日，1版。

⁷⁴ 豬口葆真，〈八尺門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詞林」欄，1908年03月24日，1版。

⁷⁵ 參許雪姬總策畫、葉碧苓撰，《臺灣歷史辭典》（臺北：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，2004），「豬口安喜」詞條，頁775。

⁷⁶ 謝雪漁〈送豬口鳳菴先生歸臥福岡〉詩稱美豬口安喜：「詩篇久擅詞華爛，史稿長留筆力雄。」見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32年2月23日（第11448號），第8版。

⁷⁷ Eugène Garnot, *L'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, 1884-1885*(Paris: Delagrave, 1894), p. 24.

視角，凝視八尺門的漁村、奇巖、漲潮、退潮，而其心靈世界也展現出悠然自在、獵奇之喜、懷古幽情等豐富的情思。

另有與豬口安喜一起擔任「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會」編纂委員的久保天隨（1875-1934），其對八尺門的觀看也透顯出強烈的懷古幽思，詩云：

東臨八尺門。潮汐怒奔駛。西控桶盤嶼。巖礁屹聳峙。
浦口向北開。水與括囊似。風波固無虞。舫船繫中汜。
古稱大雞籠。險要孰共比。好兼海山勝。絕奇良有以。
朱霞天早曙。跋烏蹴波起。玄陰地亦偏。晴雪擅其美。
初歸西虜有。礮臺靠峰背。鵲巢鳩居之。紅毛偏賀喜。
石城雖峻極。孤懸恐難恃。忽驚南軍來。棄擲如敝屣。
鄭家設老營。海警旋底止。遠招日東商。餘贏賴互市。
盛衰遞相移。爾後廿餘紀。舊事我能諳。平生慣繙史。
茲遊值秋晴。清景堪瞪視。雲日涼可人。沙汀路迤邐。
移民自琉球。誅茅開墟里。魚鹽足謀生。瘠土謝耒耜。
巨靈咆哮頻。鏟鑿故逞技。千頃石為席。褻積一怪詭。
矯首仰彼硯。蹇予仍辣跂。鳳梨黃可摘。亂草沒殘壘。
蕃字峒猶存。弔古且徙倚。龍目井既廢。何處尋遺址。
言歸凭高樓。歌嘯縱興始。迴看薄煙遮。仙島真尺咫。
蘋香吹上岸。鼓枻誰家子。魚龍所潛躍。浪花白瀾瀾。
落日紅欲殘。晚霞麗于綺。積水暝更遙。極目暮瀾紫。⁷⁸

久保天隨，東京人，原名久保得二，號天隨，又號默龍、青琴、兜城山人、秋碧吟廬主人等。1899年7月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漢學科畢業，10月入大學院（研究所）就讀，歷任日本法政大學講師、遞信省囑託、陸軍經理學校囑託、「大禮記錄」編纂委員會囑託、宮內省圖書寮事務囑託、大東文化學院講師等職。1927年11月獲頒文學博士學位。1929年來臺，3月出任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東洋文學講座教授，5月和尾崎秀真、豬口安喜等共同擔任「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會」編纂委員，1932年辭去臺北帝大教職。⁷⁹久保漢學根柢深厚，書畫皆通，是日本近代著名的漢詩人，也是日治後期在臺最為重要的日本漢文人，1930年創設「南雅詩社」，1934年病逝於臺灣。畢生著述超過百種以上，因此被德富蘇峰（1863-1957）譽為「日本國中有數之漢學家」⁸⁰。上引詩作雖題名為〈社寮島〉，但詩人的視線首先落在「八尺門」的「怒潮」，並由海潮奔馳之勢引發其緬懷西班牙、荷蘭、鄭成功家族等曾在此爭霸奔馳之歷史。雖然，詩末作者的心境在落日麗霞中轉而為平和寧靜，但全詩的字裏行間仍汨汨流露出「弔古」之愴然幽思，此應與久保本身豐富的文史學養有關。

⁷⁸ 久保得二〈社寮島〉，《台灣日日新報》，1929年12月18日，頁141。

⁷⁹ 參許雪姬總策畫、葉碧苓撰，《臺灣歷史辭典》，「久保天隨」詞條，頁76。

⁸⁰ 《台灣日日新報》，1934年（昭和9年）6月3日，夕刊（第12272號），4版。

至於另一位日治後期（1926-1945）來到基隆的田口謙堂，⁸¹則以其日本移民之眼，針對八尺門的「怒濤」進行更為生動而具體的書寫。詩云：

世上宣傳八尺門，怒濤嚙岸雪花翻。釣魚人在斜陽裏，龍渚灣頭月一痕。⁸²

漁艇歸來潮上時，汀沙煙罩夕陽遲。洪濤拍岸萬雷響，倒影青山一段奇。⁸³

兩首詩皆以八尺門傍晚漲潮時的「怒濤」為主要書寫對象，且不同於前二位詩人的以視覺書寫為主，而是多方地調動感官，綜合「雪花翻」的視覺、「怒濤嚙岸」與「洪濤拍岸」的觸覺，以及「萬雷響」的聽覺效果，生動具體地展現八尺門「潮上」時的壯觀景象，予人親歷其境之感；而「釣魚人」、「漁艇歸來」、「月一痕」、「青山奇」等次意象，則透顯了詩人身在景點現場的悠閒自在與獵奇之喜。

四、代結語：日本移民觀看的意義

雖然，我們無法確知日本移民菁英澁谷春濤、豬口安喜、久保天隨、田口謙堂等人對八尺門自由的觀看視角是否影響了當時的臺灣詩人，但是，自日治中期（1912-1926）起，臺灣詩人亦掙脫中國傳統「八景」詩文化積澱的影響與限定，不僅在詩題上有豐富的變化，也在視角上呈顯出多元的意象，從而展現出多樣且個性化的心靈圖景。例如日治中期有謝汝銓⁸⁴〈觀潮·限寒韻〉「八尺門前無限水，去來朝夕急迴瀾。有時澎湃如奔馬，天地沉昏日月寒」⁸⁵，聚焦於八尺門潮水的澎湃怒奔，在天地一片昏暗中透顯出詩人內心些許淒清惆悵；還有李碩卿⁸⁶〈雞籠紀遊·舟過八尺門〉：「大鯨衝過海門開，舟子爭趨捷徑來。

⁸¹ 田口謙堂，生卒年不詳，僅知其為林純卿（1876-1933）師友。

⁸² 田口謙堂，〈八尺門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臺嶠游草」，1929年11月13日，3版。

⁸³ 田口謙堂，〈八尺門雜吟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臺嶠游草」，1929年12月19日，3版。

⁸⁴ 謝汝銓（1871~1953），字雪漁，號奎府樓主，晚署奎府樓老人。臺灣縣東安坊人（今臺南市），日治後，遷居臺北。年十五從臺南舉人蔡國琳學，光緒十八年（1892）取中秀才。乙未之際，曾協助許南英辦理團練。改隸後，力習日文，乃首位以秀才身份入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者。明治三十四年（1901）自國語學校國語部畢業，任職臺灣總督府學務課，參與編輯《日臺會話辭典》。不久，轉任警察官吏練習所臺語教師。明治三十八年（1905）入《臺灣日日新報》擔任漢文記者，並任馬尼拉《公理報》，與《昭和新報》、《風月報》等主編。明治四十二年（1909）與洪以南等倡設臺北「瀛社」，為北臺第一大詩社，並於洪氏去世後繼任第二任社長。戰後曾擔任臺灣省通志館顧問。平生所作詩文有《奎府樓吟草》三卷、《詩海慈航》二卷、《周易略說》等，多發表於報章雜誌。參《全臺詩》（智慧型全臺詩資料庫-作者資料全文檢索-黃美娥撰）

⁸⁵ 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詩壇」欄，1914年8月13日，6版。

⁸⁶ 李碩卿（1882-1944），原名燦煌，字碩卿，又字石鯨，號秋鱗，晚號退嬰，又別署石卿、小謫仙、小碩、海山逸民、病鶴、璞亭、樸亭、鐵梅、鐵梅生、鐵梅山人、古洞天仙客、基隆仙洞鯨魚；先世由閩汀遷臺，居淡水縣海山堡（今新北市樹林區）。少從板橋趙一山學，以孔孟為宗，博聞強記，磊落不羈。與臺北文人黃純青、劉克明、王少濤等共創「詠霓詩社」

（1905）、「瀛東小社」（1910）。明治四十二年（1909）「瀛社」創立時，被推舉為評議委員。曾任板橋林家家庭教師，四十三年（1910）離職。翌年（1911）十一月進入《臺灣日日新報》擔

吩咐魚龍休跋浪，艙中有客正啣杯」⁸⁷、黃純青⁸⁸〈八尺門舟上〉：「波間出沒舟三兩，石上翩翩燕一雙。行近海門風景好，浪花如雪壓滄江」⁸⁹，則增加行舟、飛燕等動態意象以呈現作者徜徉八尺門美景的悠遊自得。

至於日治後期（1926-1945）的詩人，更將一己形象融入，益顯個性化特色。例如黃梅生⁹⁰〈次碩卿先生八尺門韻〉：「佳日逍遙港外村，水山是處別乾坤。白看點點征帆影，青映雙雙弄槳痕。世上莫如滄海濶，人間自覺布衣尊。可憐濠濮談魚樂，幾見揚鱗跋禹門」⁹¹，藉刻劃天寬海闊的海門意象與反用魚躍「龍門」⁹²的典故，來凸顯一己悠遊於布衣身分的逍遙自在；蔡景福⁹³〈八尺門口占〉：「滾滾秋江起怒濤，暮天菽浦雁聲號。休嗤斑白侵衰鬢，欲繪丹青託短毫。激石浪花飛八尺，澄波鏡月印三篙。乘綸不學嚴公隱，香餌猶思釣巨鼈」⁹⁴，雖描繪一己衰老的形象，但仍以浪飛八尺的壯景帶出詩人老驥伏櫪、「猶思釣巨鼈」⁹⁵的雄心壯志；高士穆〈遊基津八尺門〉：「千尋岩壁立，八尺海門斜。曲岸埋沙草，長天撼浪花。野煙迷鳥道，前浦隱漁家。倚石中流望，孤帆挂落霞」⁹⁶，以高岩、曲岸、怒濤、迷道、隱漁家、孤帆、落霞等奇絕孤遠的意象，輔以己身「倚」、「望」的動作，傳達出詩人於獵奇之餘心頭隱隱的落寞心緒。

任漢文版主筆。大正元年（1912）離開報社遷居基隆，時顏雲年築環鏡樓，鼓吹詩學，禮聘名士為記室，氏應其聘，相與振興風雅，地方文風日盛。大正十年（1921）與顏雲年、張純甫等在基隆共組「小鳴吟社」。才氣縱橫，睥睨一世，每有奇句，人輒傳誦。惜性兀傲，嚴峻狷急，與人寡合，然頗富民族思想。設保粹書房於新興街，歷時廿載，及門得其傳授，多有精擊鉢吟者。著《東臺吟草》刊行於世。參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雜報」欄，「編輯目錄」，1910年11月5日，3版；鄭俊彬編纂，《基隆市志 卷七·人物志列傳篇》（基隆：基隆市政府，2001），第四章「文藝」，頁37。

⁸⁷ 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14年7月7日，3版。

⁸⁸ 黃純青（1875~1956），名炳南，幼名丙丁，字純青，晚號晴園老人。臺北樹林人。幼從王作霖受業，年十二能作八股文。曾與劉克明等創組「詠霓詩社」。嗣又參加「瀛社」，創設「薇閣吟社」、「心社」，並首倡全國詩人大會。晚年於「晴園」讀書種梅，擬撰編年譜、詩草、文存。參《全臺詩》（智慧型全臺詩資料庫-作者資料全文檢索-江寶釵撰）

⁸⁹ 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14年07月02日，3版。

⁹⁰ 黃梅生，字梅生，又名石養，福建閩安人；生約民國初年，卒於民國32年左右。幼隨父母來居基隆。工詩文，通日語，初任臺灣銀行行員，曾被派往南洋各地服務。二次大戰發生，因關懷中國處境，言論富於愛國思想，遭日警逮捕，繫死獄中。參鄭俊彬編纂，《基隆市志 卷七·人物志列傳篇》，第二章「特行」，頁20。

⁹¹ 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30年06月01日，3版。

⁹² 「禹門」原為「龍門」，據北魏·酈道元《水經注》「又南過汾陽縣西」注引《魏土地記》曰：「梁山北有龍門山，大禹所鑿，通孟津河口，廣八十步，岩際鑄迹，遺功尚存。」（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00，卷4，頁53）後人為紀念禹的功德，將龍門改稱禹門。

⁹³ 蔡景福，字愚谷，基隆人，設帳八斗子、九份、作育後進，尤好詩詞。參陳青松，《基隆古典文學史》，頁80。

⁹⁴ 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32年12月05日，3版。

⁹⁵ 「巨鼈」，為《列子·湯問》中承載神山、使神山不致漂走的安定力量，因此，「在仙界秩序中所扮演的是一種維繫秩序的重要角色」，在後世文學作品中常象徵著「一股使社會穩定的巨大力量」。見顏智英，〈論陸游詩的泛海想像〉，《海南師範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2016年第4期（第29卷總第166期），頁81。

⁹⁶ 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33年09月11日，3版。

可惜，意象豐富的八尺門，卻在 1935 年日本人興築跨海橋串連和平島與臺灣本島後消失；此後，古典詩中便少見專詠「八尺門」之作，而改以詠「千疊敷」取而代之了。然而，由上述詠八尺門詩作分析可知，日本移民之眼，意味著跳脫傳統框架的觀看，使八尺門意象掙脫中國傳統「八景」理想意境觀看的限制，而呈現更自由多元的視角、更寬廣多樣的風景，亦能進而激盪出詩人豐富且具個性化的情思。